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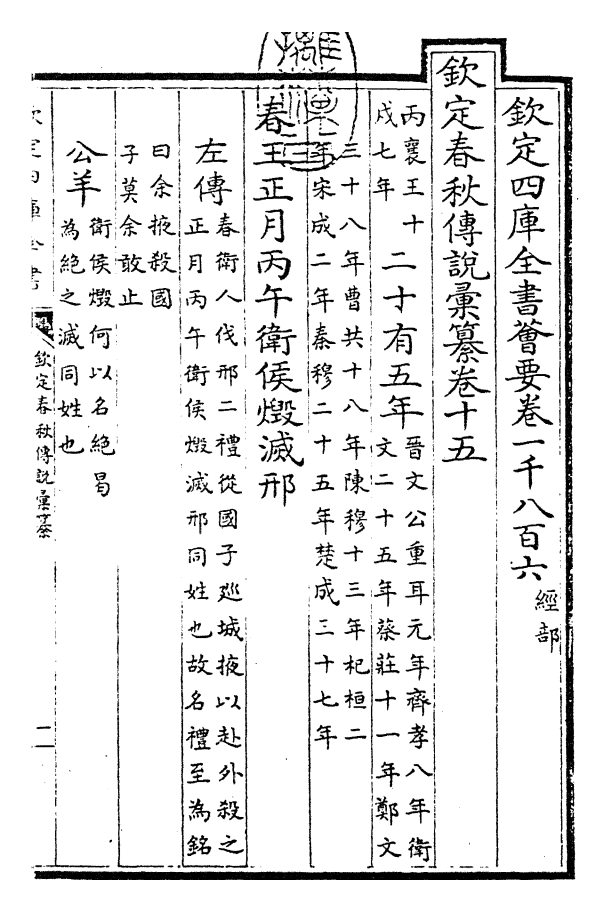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六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五

丙襄王十戌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年衛文二十五年蔡莊十一年鄭文三十八年曹共十八年陳穆十三年杞桓二宋成二年秦穆二十五年楚成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　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　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　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胡傳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别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獎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於滅夔乎何誅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　孫氏復曰邢衛皆齊桓所存之亡國也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故生而名之也　劉氏敞曰滅人之國春秋之所惡也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兩君皆有賢名其惠足以使衆其威足以服敵就令其不能遵法守制舉干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此則諸侯之彊暴者爾雖有罪人猶得而脩之今兩君皆出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見貶而衛侯燬名　高氏閌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　張氏洽曰邢周公之胤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為心而甚惡不仁而滅絕宗祀者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彊以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天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

殺也　王氏元杰曰衛侯忘同姓之恩絕先代之祀惡之大者也經書正月滅邢四月衛侯燬卒則知天道禍淫之理明矣

案衛燬滅邢書名三傳以為滅同姓胡傳從之葢惡其使禮至仕邢陰謀以取人國故劉氏敞比諸秦穆謀鄭張氏洽例以楚虔誘蔡也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此說亦有理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集說季氏本曰左傳謂衛文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無從考其實縱使有之亦富彊之術偶有獲焉未可以為教養所致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胡傳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紀裂繻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則此人字蕩也 陸氏淳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案經文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劉氏敞曰婦人不專行姑無為婦逆者宋蕩伯

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又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為見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張氏洽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趙氏鵬飛曰諸侯嫁女於大夫夫以大夫同姓為主今公自主之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之而伯姬為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以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汪氏克寬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杞伯姬來求婦亦主姑而言之之辭

宋殺其大夫

集説孫氏復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劉氏敞曰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非也文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内何得悉無大夫哉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又曰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當為後世書法爾何得擅諱其祖名哉且傳曰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　孫氏覺曰春秋之義殺大夫不書爵不與其專殺大夫也為大夫而見殺則其賢否可知矣故不以其有罪無罪皆無與辭宋殺其大夫不書名史失之爾無所見也　黄氏震曰杜氏注曰其事則未聞胡安定曰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崔氏曰豈嗣君三年喪畢既臨事而治泓戰之罪乎木訥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

大夫愚案此皆以宋之事而意度之若闕所不知當從杜注　汪氏克寬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附錄左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晋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案晋侯有功於王室未有不告諸侯者其事不見於經蓋夫子削之也求諸侯而勤王受田請隧且以兵威彊取畿内之邑過大於功故削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晋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

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鄀杜注本在商密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古鄀國也

商密杜注鄀別邑　析杜注楚邑一名白羽今鄧州內鄉縣即其地也屬河南南陽府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

公羊　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　納者內弗受也

胡傳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鄀國保恤寡小而使楚人納之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 陸氏淳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案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劉氏敞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 王氏𣏌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皆不名 陳氏傅良曰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悉書之出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侯盟于齊盟于鹿上 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趙氏鵬飛曰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迫逐之楚人貪惏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陳之罪重於楚也 李氏廉曰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汪氏克寬曰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盖一事爾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十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能保卹遂為楚結陳佗人所滅是時陳亦屢滅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為虐爾又曰諸侯納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楚納頓子不與楚之納也

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不與大夫之納也

葬衛文公

附錄左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為原大夫狐

溱為溫大夫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洮杜注魯地孔氏穎達曰

八年盟于洮杜注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爾

左傳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集說杜氏預曰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劉氏敞曰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云衛文公既葬

陸氏淳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莒慶莒國大夫

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諸侯逾年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

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何待明年乃改元耶春秋之時禮法放

絶見諸侯葬畢輙稱君因謂禮矣此衰世習俗之敝何足據耶諸杜所言天子諸侯喪制皆若此非古法也又曰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壻之義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又曰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非也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多矣何獨至於慶也而目之乎　趙氏鵬飛曰莒自獲挐之後未嘗通於魯其怨亦可謂深矣衛成繼立斬然在衰絰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其為心盖有此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於人者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盖平之意出於衛莒盖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　汪氏克寛曰莒慶者魯之壻之故因衛成公為平於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

案經凡書盟者惡之況衛子居喪出盟莒慶又以大夫盟諸侯而趙氏鵬飛獨以為予釋怨豈以內不諱公而莒慶書名經固無惡於洮之盟耶故今從趙說

附錄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年齊孝九年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年鄭文三十九年曹共十九年陳穆十四年杞桓三年宋成三年秦穆二十六年楚成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向杜注莒地寰宇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穀梁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集說張氏洽曰十二月已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趙氏鵬飛曰洮之盟衛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子在會何哉初洮之會衛意也衛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雖離莒塊之次不得不躬行也莒之於魯其怨舊矣今一旦復通於魯安測魯之心哉故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今向之盟莒意也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曰洮之盟蓋已信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為平故莒子必親之而二國既從則斯盟之信在莒魯矣衛侯何與哉故以大夫與歃以質信而已故　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為抗也　吳氏澂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户圭反公作巂穀作巂弗左作不

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鄙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巂下穀城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西南有巂下聚

公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

穀梁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胡傳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巂弗及罪魯也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巂是也巂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

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集說 趙氏匡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警戒劉氏敞曰追之者何逐之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遷辭也為畏而弗敢及使若不及然齊師者齊人也其稱師何為公之弗敢及張之也然則何言爾譏畏也識畏奈何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閭以百里為政乎天下者矣未聞以千乘畏人者也又曰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案穀梁例苞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為無道至如此矣追之是也反蒙不正之貶乎又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弗敢及也內辭也然則穀梁譏公之弗敢及又何云追之非正乎 陳氏傅良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訖春秋惟莒邾書人 趙氏鵬飛曰齊之於魯固有

怨矣酅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虧雖救之不捷而
於孝公為慊也然齊之會固已釋然矣魯與齊為甥
舅之邦既為齊之盟則魯無慮齊之心孝公因其不
虞而潛師畧其西鄙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我疆魯
固不可不問然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乃因追以
及於酅酅齊之附庸紀季之邑也則侵非義師追非
義師戕民而已矣 吳氏澂曰齊師無名故書侵
李氏廉曰齊侵我三始於此 汪氏克寬曰書至者
二至酅譏其深入酅齊境也公救成至遇譏其怯而
不進遇魯地也 王氏樵曰是時諸侯無伯齊侯無
名興師故書侵以譏之師人異文者穀梁美公能逐
其師故大之而曰師非也夏齊再來伐展禽有辭齊
侯乃還比事而
觀得失見矣
案侵書人追書師穀梁謂以公之弗及大之蓋謂弗
及為怯故大齊師以諱其怯即劉氏敞所謂為公之

弗敢及張之而公羊以至巂弗及為侈意亦如此非如孔疏所云變文以美公能逐齊師也胡傳乃謂齊為讓以為少稱人衆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信斯言也則城濮柏舉二役俱戰書楚人敗書楚師豈亦楚為讓以誘晉與吳耶於義亦未安也若孫氏復蘇氏轍謂不可言公追齊人故曰師似為近理然經嘗書衛人敗績可以人敗則亦可言追齊人矣故仍主穀梁而釋以劉氏敞之說而孔疏則刪而不錄

夏齊人伐我北鄙

集說　張氏洽曰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　趙氏鵬飛曰齊孝於此不義甚矣前日酅之役齊首兵也首兵侵魯而憾魯報怨可乎況酅之役追兵而已初未報齊也今又興北鄙之伐何耶雖然

義非孝公之所知也宋有納已之恩孝公利其危而伐之何有於魯

衛人伐齊

左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集說 張氏洽曰二盟乃衛人平莒於我故為魯伐之吳氏澂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興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

左傳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公羊 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 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胡傳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

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偪成其討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 趙氏匡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孫氏復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 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無師帥教衛以贊元侯人乞師而我從之固已非矣況我不足而乞於人乎非正師之道也齊自鹿上之會不復與楚通盖欲與爭霸而我方與諸侯會楚盟于薄以釋宋公則棄齊而從楚矣故齊連年既侵我又從而伐之我畏齊弗敢追反假楚以報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者也名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為可知已　張氏洽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刷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趙氏鵬飛曰楚自齊之盟陳蔡名之然而兵交於宋未嘗及齊也今魯憾齊之侵伐而乞師於楚其罪可勝誅乎雖齊之伐我固不義矣以魯之衆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名兵於楚以為天下患雖克齊得穀何益於魯經書乞師者五均為不能國而僖公之罪尤重矣　家氏鉉翁曰魯固可疑楚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乎曰魯列國之望也楚前此聘魯及會于盂獻捷以要公之來欲得魯以致諸侯也魯忽乞援楚利魯來服為諸侯倡爾春秋何取焉　李氏廉曰乞師五始於此成十三年晋郤錡十六年欒黶

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於楚屈甚矣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曰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也夫為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於彊楚以逞忿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竊位之歎其因此而發與　湛氏若水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僖公不忍齊人侵伐之怨使遂乞師於楚是置毒於心腹也其害義釀禍孰大焉　季氏本曰魯之讎齊皆以楚故又使臣哀乞則楚師安得不為魯所以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公作隗　夔杜注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湖廣荊州

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沱

左傳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 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楚之體也

集説 杜氏預曰夔楚同姓國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　劉氏敞曰楚

人滅夔杜云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如此是征伐自諸侯出乃可矣且夔不祀祝融鬻熊禮也非所以為罪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寧可復責此二國耶又曰國滅而虜無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春秋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絕世則夔庶幾矣　蘇氏轍曰夔楚之同姓而不名楚子以為人楚子甚於名楚子也　陳氏傅良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顗也楚自武王始見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盂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顗之名非遇弑未登於春秋則滅夔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於衛侯燬

家氏鉉翁曰夔子不名專罪楚也

案楚滅同姓經不書名者葢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名之也穀梁以為不日微國也非也赴告闕爾

冬楚人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

左傳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

集說 何氏休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范氏甯曰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焉書所以責楚 趙氏鵬飛曰宋自襄公為楚執辱既而復敗於泓幾至於亡成公即位傷痛未瘳而復有緡之圍四鄰亦可為動心矣而諸侯惟楚是從坐視宋之病而不藥也而僖公又投其毒而瞑眩之吾知

聖人責魯為重矣　吳氏澂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讎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徙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其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胡傳楚彊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

集說高氏閌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

引其師以伐親鄰之國乎　張氏洽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　家氏鉉翁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吳師伐楚春秋與之何哉曰楚僭王號魯從而乞師義之必不可者也吳雖僭號與楚為水火厥後去王號為黃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未可與楚同貶故蔡用吳師而不譏

吳氏澂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也　李氏廉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天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爾然桓公卒能屈己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哉

公至自伐齊

公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穀梁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胡傳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集說何氏休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彊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趙氏鵬飛曰君子所恃以安靖國家者有諸內不求諸外有諸內則本不揺而外無憂不求諸外則權在已而外有所忌今以楚師伐齊而取穀是受賜於楚而結怨於齊也幸而齊孝即世晉文服楚不然方皇皇然虞齊屑屑然奉楚無日而少暇矣不義而反猶以為功而

告至策勲焉傳盖不知其功之在前而罪居其後也汪氏克寛曰書公至自伐齊者三襄十九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晋文三年齊孝十年衛成二年蔡莊十三年鄭文四十年曹共二十年陳穆十五年杞桓四年宋成四年秦穆二十七年楚成三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左傳 春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

集說 趙氏孟何曰杞先代之後微於滕薛每從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為莒人伐取其邑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矣豈有財貨可以為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

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託其子於魯庶幾魯能篤舅甥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況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於大國者類如此亦可哀矣於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為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書

案杞稱子時王黜之也左氏似謂孔子黜之非也春秋有襃貶而無黜陟孔子惡諸侯之僭天子者乃以黜陟諸侯之權自予是身為僭也而可乎杜氏預於滕子既以為時王所黜此復曲徇左傳癖亦甚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許氏翰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

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有以知其為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隳矣　家氏鉉翁曰史記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經傳不書疑有闕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集說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　秋入杞責無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高氏閌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張氏洽曰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

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趙氏鵬飛曰杞蕞爾小邦既朝而且伐之若其不朝則尚何以自存耶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乞師以必取其邑敝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郛魯之為魯抑可見矣數年之間内不自修而結憾四鄰僖公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不有君子果能國乎　吳氏澂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彊大之陵暴當推己及人所惡於彊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陵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

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敎也

睽杜注楚邑蔿杜注楚邑被廬杜注晉地

穀梁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胡傳 楚稱人貶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簒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

集說 范氏寗曰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

之諸侯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也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孔氏穎達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楚之罪昭然可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之明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 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高氏閌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後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

之嚴如此　陳氏傳良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竝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為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刪詩有取馬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　趙氏鵬飛曰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于者歟於時晋文興霸盖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之暴至是極矣執宋于盂敗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圍緡取穀又將以屈齊宋也明年敗楚于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　趙氏恒曰楚稱人貶也荊楚舉號未有稱人者故來聘稱人則為進之伐鄭稱人則為謹其浸強楚既書爵不當復稱人矣故稱人又為黜之也此以後楚稱人者皆貶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胡傳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孔氏穎達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名公公自往會之也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　葉氏夢得曰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戍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子玉去宋是會圍非解圍也　張氏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溥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

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槪可見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盟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李氏廉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列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圖伯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宋齊之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　家氏鉉翁以為不為公諱其責公深矣然經没楚子不書亦所以為公諱也與薄之盟同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年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年蔡莊十四年鄭文四十一

年曹共二十一年陳穆十六年杞桓五年

宋成五年秦穆二十八年楚成四十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南河杜注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有棘津之名即此也棘津在河南衛輝府汲縣南七里　斂盂杜注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斂盂聚是其地也　襄牛杜注衛地秦置襄邑縣明初省縣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

集説 趙氏匡曰曷為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 孫氏復曰曹衛楚與國也晉侯將救宋故侵曹伐衛不言遂者非繼事也此侵曹既反而後伐衛爾故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也 劉氏敞曰曷為再言晉侯侵一事也伐一事也公羊曰未侵曹也非也若未侵曹者春秋豈探其情而先書之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非也即實再出何以知之杜氏諤曰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而後服楚桓公没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敵强楚以曹衛附楚而侵伐之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而服楚也 蘇氏轍曰齊桓侵蔡蔡潰而遂伐楚故一稱齊侯今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 趙氏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

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懸之急於旦暮之間故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勢之不同也晉侯侵曹伐衛不為曹衛設以動楚也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則夫侵曹伐衛盖二事爾豈可書遂哉再書晉侯非襃非貶即事之實而書之耳　呂氏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通楚之國也曹衛通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　齊侯伐楚猶恃江黄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哉　家氏鉉翁曰去年書圍宋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已是併兼之計也而文公首以救宋為事春秋不問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謂其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

望爾 鄭氏玉曰晉文侵曹伐衛以成救宋之功而曹衛之不禮亦以報焉所謂假天理之公雜以人欲之私者也然春秋以功許其為霸非原其事貶其修怨也故爵而重書之又曰齊桓書人伐楚後始書爵今晉一舉即爵何也齊桓創霸其事難 晉文繼霸其功易因其功之成而予之豈計先後哉 季氏本曰侵伐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辭也以為譏復怨者非也 黄氏正憲曰案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潛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致楚顧之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寛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朱氏睦㮮曰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盛豈能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破其黨與也故齊桓伐楚有事於蔡晉文伐楚有事於曹衛

案侵曹伐衛胡傳以為譏復怨者據左氏晉文出亡不為曹衛所禮爾然宋人告急子犯已定侵曹伐衛之計蓋取威定霸實出於此豈得僅以為復怨而譏之乎又以下書楚人救衛為譏晉夫楚頵嘗書子矣經於晉之伐衛則書爵楚之救衛則書人謂予楚而譏晉者亦非也至於不攻陳蔡鄭許而攻曹衛辨見於呂氏大圭再稱晉侯之義則孫氏復劉氏敞之說得之今故不錄胡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七賜反

左傳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羊　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胡傳　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殺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强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杜氏預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 孔氏穎達曰經言買傳言叢蓋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戍衛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陸氏淳曰啖氏云書不卒戍以刺之者見買之非罪且示譏也以晉之强楚猶不敢衛侯請盟尚不見許出居襄牛不敢在國買之退還未失其宜公殺骨肉以說晉非也故書曰不卒戍明非他罪也不目君者內無貶君之義但微示譏爾公子偃直書刺之不言其事刺有罪也 劉氏敞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

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　張氏洽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趙氏鵬飛曰僖公殺公子買其赴於晉必曰子買戍衛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殺之彼以為晉楚之彊弱蓋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覬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朝於王所其不與曹伯同執以畀宋者幸也殺子買以誑楚惑晉魯則免於難矣子買何罪哉彼公子遂之徒不忠不義之心於是啓矣　家氏鉉翁曰殺無罪

之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案說文云刺直傷也君殺大夫曰刺周官司刺之刺蓋審察之義與此刺字不同故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自鄭康成誤釋刺為殺於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然胡傳謂刺審其情與衆棄之則亦以刺為審矣以刺為審而猶用三刺之說是謂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審之也可乎今故以公羊傳為主而凡引周官者皆不録

楚人救衛

集說 高氏閌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陳氏傅良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趙氏鵬飛曰齊桓伐楚直造楚地盖諸侯皆為齊矣今諸侯既從楚矣越曹衛而伐之則懼二國議其後故先伐曹衛楚兵出救是墮其計也且晉之伐衛久而不克者豈勢不敵邪待楚而已今楚救至克楚則諸侯皆為晉矣彼陳鄭許蔡曾何勞師哉故晉兵不及楚境克之城濮而諸侯自歸此晉文之廟謀也

吳氏澂曰盖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鄭氏玉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今以為非善之何也春秋書救所以見晉伐所必救制之得其道能致城濮之戰而成服楚之功也豈可與他書救例觀哉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必利反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亮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覊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覊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公羊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胡傳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嬴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集說杜氏預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孫氏復曰晉侯侵曹曹不服罪故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晉侯入曹執曹伯不歸於京師畀宋人使自治之甚矣不奪爵者曹伯即楚晉侯圖伯執得其罪也　劉氏敞曰其稱侯以執何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曹共公為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服赤芾者三百也其言畀宋人何與宋人也晉侯執曹伯則曷為與

宋人為譎也又曰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伯則穀梁毋乃又如齊人執陳袁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張氏洽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家氏鉉翁曰救宋而執之固當其罪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貶也又曰此爵晉侯是歲執衛侯歸之京師人晉何歟曰執曹伯明王法也執衛侯以臣之訴雖歸京師猶有責是以人之　吳氏澂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李氏廉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

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吾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

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有莘之虚杜注故國名括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山東兗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也

公羊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胡傳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

集說孫氏復曰晉文始見於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昔者齊桓既歿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竝争會盂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下諸侯莫有能與伉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强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桓晉文也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當是之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

晉馬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也

王氏沿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自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袁十年會呉伐齊不言邾郯　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列國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横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列國為渰浸必矣又曰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霸也

張氏洽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於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虐曹衛以報怨致楚與戰以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故賤楚稱人書晉侯主是戰也

趙氏鵬飛曰桓文之服楚一也然晉文以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一戰而霸可謂一時之偉績矣使齊

桓之興五年而遽伐楚則未必勝用是知晉文之功為難也故聖人於桓之興書人書師而後爵之而於文則一出而書侯侵曹伐衛執曹伯敗楚師皆舉而爵之而城濮之戰三國書師而晉獨稱侯蓋不如是無以顯其一時之功也　呂氏大圭曰名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蓋桓公所為將以服强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强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其為有功則一也然名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名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畧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

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家氏鉉翁曰城濮為救宋而戰也豈惟救宋尊天子安諸侯在此一舉是以爵晉侯又曰凡戰我為主則書某及某戰于某襃貶不在是也持一及字為例謂春秋不與晉何其偏歟　李氏廉曰召陵雖以來盟予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予晉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譎此皆功過不相揜之法也　汪氏克寬曰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卑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囊瓦戰柏舉皆稱楚人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不稱楚子也　王氏樵曰何休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鄭君曰及者別異主客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說者以鄭言為是此經書及在晉

亦當以鄭君此意觀之　陳氏際泰曰楚稍斂於名陵之師而甚張於于盂之會非城濮挫之更霸問鼎其何日之有夫盂無論已名陵惟不極挫故楚大張而齊日以不競城濮之勝晉伯世於天下於此見兵力之不可已焉

案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乃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稱爵與北杏曹南同是予晉以霸也得臣之殺書大夫而此戰貶而書人皆所以予晉也齊桓用兵皆書人惟伐楚救鄭書爵晉文自用兵以來侵伐入執戰無不爵者其予晉可知矣胡傳謂書之畧而無美辭似未合經意故不録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

左傳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

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
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
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
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
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
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
臣實為令尹奉己
而已不在民矣

孟諸杜注宋藪澤郭璞云　梁國睢陽東北今河南
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　連穀杜注楚地當在
楚方城
之外

胡傳案左氏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
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集說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陳氏傅良曰於是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張氏洽曰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代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黃氏仲炎曰

楚殺得臣而晉文為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使敵國望而忌之庸可殺乎今楚殺之以快敵君子是以知楚之無能為也　汪氏克寛曰楚屈瑕代羅之敗羣帥因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赦之殺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頵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案得臣有才而剛愎自用治其罪而廢之誨其不及而復用之斯為善矣先儒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為罪累上遂偏責楚子似未盡得經傳之意罪累上者謂臣之罪累及上爾非謂臣不當罪也胡傳主再勝再敗之說先儒多從之者獨郝氏仲輿以為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其說似亦有理

衛侯出奔楚

集説陸氏淳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也　劉氏敞曰諸侯去其社稷或有代之者或無代之者有代之者衛侯衎是也無代之者魯昭公是也春秋書有代之者則名之書無代之者則不名今衛侯有代之者矣而不名何哉言叔武之代之也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正其號謂之衛子　蘇氏轍曰衛侯失地而不名何也其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也　呉氏澂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汪氏克寛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絶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弟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適陳以免討其位未絶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

名

案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衛侯之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國固衛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其歸也疑叔武為簒已而殺之是自處於失國也是以名之也胡傳謂晉文修怨故不名衛侯以著晉罪夫晉文君臣之謀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為取威定霸之大計故致師於曹衛爾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既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其不為修怨亦明矣故衛侯不名之說以陸氏淳劉氏敞之說為主而胡傳張注皆不錄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在演反 踐土杜注鄭地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滎

澤今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衡雍杜注鄭地滎陽卷縣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雝城即衡雍也

胡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集說杜氏預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陸氏淳曰桓

文之伯不書錫命或曰以不告故不書爾案錫命為侯伯事之大者無不告之理且公在會不容不知所以不書蓋有微旨也　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　孫氏復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不與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旣攘強楚不能朝於京師獻楚俘反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之主盟諸侯於是甚矣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又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劉氏敞曰穀梁曰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者罪大矣可得諱乎　高氏閌曰晉一戰敗楚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伯諸侯也　陳氏傅良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其不書何凡王人涖盟不書涖伐不書　張氏洽曰文公負震

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李氏廉曰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　如葵丘之會名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汪氏克寬曰晉侯名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王巡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名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

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又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於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臨所以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於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又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謂齊强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

季氏本曰邾莒未嘗豫大國會盟今莒子豫焉至溫之會邾子豫焉蓋莒嘗因魯即楚邾嘗附宋伐齊今亦恐懼請從而晉文示以坦懷遂使豫會爾

案踐土之役先儒相承謂天王下勞晉侯惟項氏安世以為天王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又趙氏鵬飛亦謂聖人作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之事而不書者不知晉文欲求諸侯故納王以為圖伯之計而又恃功請隧園畿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說見僖二十五年

陳侯如會

公羊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集說　杜氏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范氏甯曰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於會故書如會　孔氏穎達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趙氏鵬飛曰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遭楚之圍遂折而從楚蓋五年矣今晉侯勝楚踐土之盟外獻楚俘內請王室實為盛舉陳胡敢不從故惠然來歸顧與斯會聖人即其情而書之曰陳侯如會喜其悔罪知反與鄭伯乞盟者有間焉乞者辱辭也乞盟懼齊侯之不

我信也今陳書如會如會者緩而不迫與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一也觀聖人之書法則善惡自異矣　李氏廉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雞澤袁僑于鄬鄭伯　汪氏克寬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公朝于王所

穀梁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胡傳　朝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

道途可以豫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名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名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名之不同公羊說也　陳氏傅良曰此踐土之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　張氏洽曰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於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

於此歟　趙氏鵬飛曰王之所在諸侯朝之禮所當然然而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歟　呉氏澂曰諸侯朝王於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辭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别　汪氏克寛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於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於京師於外皆言朝春秋

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出于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爾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　武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

先期入寗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髪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穀梁 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胡傳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

能草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不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 孔氏頴達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効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為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劉氏敞曰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為貶殺叔武也衛侯曷為殺叔武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叔武在內也 高氏閌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張氏洽曰衛成公書名聽讒慝之言殺無罪之弟

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衞侯者盖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呂氏大圭曰經書自如意如至自晋蔡季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著其昔在彼而今歸於此也書自楚歸則即楚之罪著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京師晋文之執與厲之執有間矣　吳氏澂曰衞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歂犬探衞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歂犬見衞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衞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又曰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李氏廉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衞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衞侯為忌殺然衞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諉罪於前驅以告諸侯爾此公羊所以為實録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鄭忽曹襄衞衎邾

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著其懼晉之辱不得已而奔楚今始自楚而歸也

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著天王之釋有罪也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集說杜氏預曰莊公女歸寧曰來 家氏鉉翁曰伯姬來寧成風許氏曰書此志入杞之怨釋也天下有霸諸侯弛兵於是族姻之恩始録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 呉氏澂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季氏本曰伯姬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老矣而匍匐來魯豈得已哉國小

為魯所陵也

公子遂如齊

集說 許氏翰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絶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 張氏洽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伯權之立如此此郤子所謂功之首也 吳氏澂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遄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附録左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

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晉侯下穀無齊侯秦與諸侯會始此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集說杜氏預曰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襃貶也　孔氏穎達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其先君未葬也　吳氏澂曰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

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践土無郝泰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伯之盛矣

湛氏若水曰穀梁曰諱會天王非也夫温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王亦會有何義乎若以此會為諱王會則下不當又有天王狩河陽之文矣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 河陽杜注晉地河内郡河陽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古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穀梁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胡傳案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集說何氏休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杜氏預曰晉實名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狩為辭

趙氏匡曰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於京師者謂之何哉以德為目非施於伯者　劉氏敞曰晉侯名王自嫌不順故使王狩以匿其罪狩不當書今故書者

所以起狩為晉侯名也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名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名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張氏洽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名其名不正故溫之會諱之古有巡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　家氏鉉翁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爾　吳氏澂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以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李氏廉曰案王巡虢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辭也

案胡氏安國本啖氏助蘇氏轍之說以為尊周全晉其義甚正公羊謂不與再致天子則專責晉文似非經旨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集說 杜氏預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趙氏匡曰若録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公羊之說非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王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又曰日繫月月繫時以晉文之行事為已傎矣亦非也晉文行事之傎豈患不見乎必待日月乃見哉此皆不足以論春秋　吳氏澂曰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

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於方嶽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櫜饘焉

公羊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穀梁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集說孫氏復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者元咺故也晉文既勝彊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强致

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命也凡執譏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

陳氏傅良曰其稱人何非王

苟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

雖齊桓執陳轅濤塗稱人而已矣　張氏洽曰此元

咺訟衛侯於晉而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

而見執也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也或者乃以

襄王在是乃復於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

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

必不然之理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案左氏稱衛侯出居襄牛聞楚敗而後出奔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公羊謂晉逐衛侯而立叔武二說不

同然衛侯懼晉而出奔則亦晉逐之也叔

武與踐土之盟則亦晉立之也故可竝存

左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者歸其所也

胡傳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集說何氏休曰恃晉力以歸然臣無訢君之義復于衛非也劉氏敞曰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絶也已絶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高氏閌曰晉文聽其臣

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陳氏傅良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張氏洽曰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咺歸衛異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家氏鉉翁曰元咺臣也衛侯非咺所宜訴衛侯執而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晉侯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責晉深矣然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　吳氏澂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棋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哉

諸侯遂圍許

穀梁　遂繼事也

胡傳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案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集說　杜氏預曰會温諸侯也　許氏翰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没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久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高氏閌曰前目後凡也　吴氏澂曰會温本欲討許然既

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强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强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 李氏廉曰桓公没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通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楚其亦有懲於江黄也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説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

穀梁遂繼事也

胡傳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

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集說杜氏預曰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陸氏淳曰穀梁云天子免之案晉以曹伯畀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孫氏復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言曹伯襄復歸于曹者晉文赦之也晉文執之曷為晉文赦之春秋亂世强侯執辱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赦之自我而已案二百四十年惟成十六年曹伯負芻執而得歸由天子命故曰曹伯歸自京師以異其文餘皆否焉　劉氏敞曰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張氏洽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强已甚而曹

之弱可憫也　汪氏克寛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盖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於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附録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六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年齊昭二年衛成四年蔡莊十五年鄭文四十二年曹共二十二年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年宋成六年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 介杜注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介國也案黔陬有東西二城東城秦置即介亭其在髙密境者乃後漢時所還之西城也

左傳 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昌衍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今在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

公羊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集說杜氏預曰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劉氏敞曰介葛盧者何附庸之君也其言來何來朝也公在外則何以言來接馬爾　蘇氏轍曰介小國也不言朝公在會也　陳氏傅良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

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集說張氏洽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趙氏鵬飛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今其至也乃以圍許至何哉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

案汪氏克寛謂此年僖公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其説非也汪氏於齊桓圍鄭嘗與晉文圍許竝稱矣以為齊桓圍鄭所以討其逃首止之盟晉文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計故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所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王霸之功意蓋謂此既以為王室計忽又以為意不在尊王一人之言前後互異此豈可以釋經也哉三傳而外辭義違背者皆刪而不敢緣汪氏此説為大全所採又世之學者承襲已久故為辨之如此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穀有公字翟亭歷反公作狄　翟泉杜注洛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陽縣

東北二十里

左傳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胡傳 案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集說 杜氏預曰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

稱人 劉氏敞曰是稱人皆微者與非微者也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內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于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没公也 黃氏仲炎曰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

趙氏鵬飛曰洮之盟齊桓盟王人而無貶辭蓋以諸侯會王人為敵也翟泉之盟晉王人皆貶書人以大夫而抗王臣是侍已與天王均也故皆貶書人此春秋重輕之義蓋顯矣 吳氏澂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

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盖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怠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甞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惟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 李氏廉曰晉文公三大盟會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内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然于齊之盟忝中外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謹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

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歃烏有七國之微者而敢偃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內哉 陳氏際泰曰桓公會不通三川文公則盟翟泉矣桓公不以大夫抗王人文公則使大夫矣

案先儒皆依左傳謂列國大夫貶而稱人程子獨謂諸侯貶而稱人不知何據疑是文誤

秋大雨雹

左傳為災也

胡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

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集說 高氏閌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趙氏鵬飛曰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已天地之變霜雹雨暘日食星隕水旱癘疫皆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虐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和沴之應顧人君所行如何爾大雨雹陰勝陽也雖天地之應不可識而測然求其類而推之則君不君而臣逼君德不修而刑勝德則不立而柔佞剛夫不制而婦抗夫者皆陰勝陽之類也春秋之世其類實繁不可以一二考也經書大雨雹者三皆著陰勝陽之罰爾　汪氏克寬曰僖公願能

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季氏本曰不書月日闕文也

案僖公之世季友子無佚不見於經傳胡傳以季氏世卿為大雨雹之戒誤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集說 何氏休曰前公園許不在故更來朝 孫氏復曰一歲而再來非禮之甚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六年齊昭三年衛成五年蔡莊十六年鄭文四十三年曹共二十三年陳共二年杞桓七年宋成七年秦穆三十年楚成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集說高氏閌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振斥之　趙氏鵬飛曰晉文一勝楚而朝天王至翟泉之會則已不親之矣盟王臣且怠於行何有於狄文公　公則毅果敢有過於齊桓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　家氏鉉翁曰晉文置狄

不問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吳氏澂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温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

亦可以自反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羊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傳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集說范氏甯曰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

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衛侯不思致訟之愆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吳氏澂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季氏本曰當甯俞始盟既使居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咺乎故不去大夫謂宜待以不死也

及公子瑕

穀梁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胡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

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集說 杜氏預曰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趙氏匡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孫氏覺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蘇氏轍曰王釋衛侯衛侯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瑕而後入稱國以殺咺瑕雖有罪而君亦有過也瑕立踰年矣其不稱君何也為君非瑕志也是以先元咺而後瑕言事之在咺也 高氏閌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郤錡郤犨郤至是也

案公子瑕立已踰年不成之為君而止稱公子劉氏敞遂疑左氏元咺立瑕之說為無有夫春秋事據左

氏不得於經而遂疑傳劉固過矣胡傳則疑咺雖立瑕瑕自不取為君謂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此以瑕為賢褒而稱公子也王氏沿則疑瑕與咺比謂叔武為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故稱公子不與咺君之也此以瑕為惡貶而稱公子也斯二者皆未達於春秋之例者也惟杜氏預以為未會諸侯故不稱君庶幾得之而其說未備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為篡弒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衛衎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公子瑕與子

儀正同國既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弑而瑕不稱君也然則瑕賢耶惡耶褒之耶貶之耶曰咺實立之而累及之瑕既無曹臧之節亦未有宋馮之謀則書曰及公子瑕而已矣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胡傳　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見執於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集說　劉氏敞曰衛侯鄭歸于衛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國固其國也及

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于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褒善罰惡豈不至明至察哉　葉氏夢得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衛侯鄭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何哉曹伯伯討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而奔於宋晉侯使曹人反子臧而歸其君天子許焉故子臧反而曹伯歸天子命之使君也衛侯非伯討也魯公為納玉於王與晉侯而後復焉雖曰命之非天子所以君諸侯之道也衛侯歸于衛而已　陳氏傅良曰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

曹成之歸無罪也故不名衛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衛衛成何罪耶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師歸則殺公子瑕兄弟天倫也忮而殺之此其所以為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　家氏鉉翁曰衛侯即楚見伐於晉及聞楚敗棄廟祏而逃於楚其罪當討幸而得歸乃逞忿以殺其弟是之謂怙終國已非其國矣魯人為之納賂以請又幸而得釋不當復而復者也是以名而歸之不與之以復此春秋一字之權吳氏澂曰巳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　李氏廉曰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汪氏克寛曰衛成貨醫納玉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國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殺殺二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

晋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晋且貳於楚也晋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晋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晋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

馬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説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函陵寰宇記函陵在新鄭縣北十三里山形如函故名函陵今屬河南開封府　氾南杜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今屬河南開封府　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地理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陝州南二里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與桃林相近之地

集説　孫氏復曰翟泉之盟鄭不至故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秦晉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鄭之貳楚固有之矣晉文始入猶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鄭預會盟不應猶以舊怨加兵蓋翟泉之會不至是以疑其貳於楚耳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春秋是以貶秦伯茍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徑歸故俱貶而人之

李氏廉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耳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溫于翟泉借役於齊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戰起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絶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汪氏克寛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

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案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瑗俱據經文以為責鄭不與翟泉之盟左氏傳亦謂無禮於晉且貳於楚貳楚即謂其不與盟也鄭在王畿於翟泉為近伯主盟於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況王享晉侯鄭伯為傅又屢同盟會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哉故不録胡傳而獨取家氏鉉翁汪氏克寬之説

介人侵蕭

集説 徐氏彦曰來朝稱名今稱人者退之也 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李氏廉曰介侵蕭三傳皆無事迹胡氏亦略之惟張氏説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集說杜氏預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　張氏洽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程氏端學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況遣冢宰乎陵遲甚矣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於晉

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胡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集說杜氏預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趙氏匡曰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公不得為政爾非也僖公之時大夫初未强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孫氏復曰非禮也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儷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惡之　蘇氏轍曰內曰如外曰使皆君命也所謂以二事出者也　葉氏夢得曰如昌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天子不可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然　陳氏傅良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吾大

夫如京師不書於是始書之聘周非常事矣　黃氏仲炎曰凡書大夫如京師者見諸侯不朝而聘也　趙氏鵬飛曰自春秋至是天王遣王臣聘魯者凡六然未有以三公下聘者今襄王以晉文而合諸侯而朝之於是以三公來聘周公之來非特聘魯也晉齊以降皆歷聘耳魯以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而遂如晉則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　家氏鉉翁曰前日公及諸侯僅朝王於河陽今天子之宰下臨王之寵魯至矣公當朝於京拜王命之辱乃俾遂報聘抑又二事如晉是之謂大不恭春秋豈容盡為魯諱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貶也又曰宰咺宰糾皆名今周公其無責乎曰周公下聘猶曰厚往薄來以懷諸侯魯乃以一公子報謝且二事如晉罪在魯非周之責

李氏廉曰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

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　汪氏克寛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往聘周先聘魯而魯尚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伯之謹也雖然猶勝於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晅糾以瀆三綱而書名閒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賵寵妾命篡弒者則其罪薄乎云爾　趙氏汸曰周制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則大行人朝覲以下六禮貢則六服所貢之物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是也諸侯於天子言聘乃東遷禮失之辭由職貢俱廢而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非成周之舊也　王氏樵曰晉未聘魯魯初往聘故左傳曰遂初聘於晉周先聘魯魯本欲往

報故左傳曰將聘於周以將字起下遂字因來而報不專於王室而以二事遣使直書而義自見矣

壬辰十三年襄王二三十有一年晋文七年齊昭四年衛成六年蔡莊十七年鄭文四十四年曹共二十四年陳共三年杞桓八年宋成八年秦穆三十一年楚成四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濟子禮反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晋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也晋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胡傳公羊曰取之曹也晋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

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集說　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又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魯為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繫之他國耳　劉氏敞曰執取之吾故也取邑必繫國取邑不繫國非也取附庸也取田必繫國取田不繫國吾故也非外取之也又曰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文仲但請田非聘饗會同故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亦書即請田之比也禮曰卿非君命不越境越境則書之何為請田獨不書哉又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　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　孫氏覺曰左氏以為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嘗見

侵入於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　高氏閌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張氏洽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趙氏鵬飛曰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曰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耳內取田無不繫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繫之國不繫之國則本魯田矣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取是田也至宣十年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濟西本魯田也審矣　呂氏大圭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繫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

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强之而彼自歸曰歸　家氏鉉翁曰此春秋責備晋文之意也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宜為更能禀命於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君之義春秋以是責晋文責其所可責也　李氏廉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曰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内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

取繹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繫之國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取附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鄟取郜取鄫是也取之而存其祀則伐邾取須句是也若取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録取闞則昭公在外而取内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晉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强豈肯歸地於魯況魯晉非接壤之國何謬之甚哉

公子遂如晉

左傳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集說　高氏閌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

趙氏鵬飛曰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晉則事晉為不專而繼得侵疆焉於是復以遂如晉謝不敏也然宰周公之聘在遂未如周之前而濟田之歸在既如晉之後則周之恩為厚於晉不再如周而再如晉僖公於輕重厚薄之間抑亦左矣　鄭氏玉曰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請命於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不知有王但知利不知義此春秋所以於濟田書取也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胡傳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於周作

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集説 董氏仲舒曰魯昌為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何氏休曰郊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 孔氏穎達曰周禮太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預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

一卜乃成為四卜也　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朱子曰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陳氏傅良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　趙氏鵬飛曰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為知自反以畏天而　僖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　吳氏澂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

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以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　李氏康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汪氏克寛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

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

不從乃免牲

公羊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穀梁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傳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集說杜氏預曰免猶縱也　啖氏助曰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　劉氏敞曰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　趙氏鵬飛曰牲一也或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卜曰牲牲具而卜郊不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　王氏元杰曰禮以十月上甲繫牲是日至之郊用子建亥之月當繫牲矣祈穀之郊用寅建丑之月當繫牲矣經於四月書牲牲已成矣但以卜郊不從而免之故不曰牛而曰免牲　李氏廉曰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

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二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於陽也已傷曰牛而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汪氏克寛曰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胡傳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集說杜氏預曰望而祭之也　啖氏助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　孫氏復曰

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內云爾況河海淮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僭天子蓋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爾公羊得之

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張氏洽曰鄭杜恐臆說蓋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 李氏廉曰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辭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辭也

汪氏克寬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

案三望之說諸家不同胡傳獨取公羊以為泰山河海蓋以虞帝受終巡守望秩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

名而境内山川乃諸侯所當祭者常事可不書也孫氏復張氏洽汪氏克寛皆主公羊於理為近但周禮大司樂分樂而祀之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奏㽔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别有四望矣天神曰祀四望亦曰祀地示曰祭山川亦曰祭是四望附於天神山川附於地示不得以山川列於四望矣祭祀各從其類故近世郊祀之禮必以星辰風雨從祀於圜丘嶽鎮海瀆從祭於方澤也鄭注賈疏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意者四望為天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乎姑

附存之以俟考

秋七月

附録左傳 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清原杜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今在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胡傳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集說陸氏淳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耳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劉氏敞曰其言婦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　葉氏夢得曰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季氏本曰杞弱為魯所陵故伯姬二十八年來魯今又來求婦求庇於魯耳

狄圍衛

集說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穀作於　帝丘杜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安列國之功莫不見矣

集說張氏洽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傳所以罪晉文也　黄氏仲炎曰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夫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則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勦民而已

非善為謀也　趙氏鵬飛曰齊侯城楚丘以遷衛至是蓋三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艾齊桓未沒蓋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為患於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于帝丘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齊桓城而遷之今狄日熾而衛自遷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抑亦耄而謀不及是乎　家氏鉉翁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黄猶曰黄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附録左傳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年齊昭五年衛成七年蔡莊十八年鄭文四十五年曹共二十五年陳共四年杞桓九年宋成九年秦穆三十二年楚成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春楚鬭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集説 王氏樵曰楚非衰弱不振畏我而請平也我與之平非能使之受齊盟而遵約禁也攘討之義息故和同之説入焉晉文之志荒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集説 杜氏預曰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即其盧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集說 杜氏預曰報前年狄圍衛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孔氏穎達曰上云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 家氏鉉翁曰衛三十年間國凡再遷抑亦微弱矣一旦狄有内亂從而侵之狄請平自是北鄙不聳可謂能自彊矣書衛人言侵之盟之皆制於衛也 吳氏澂曰衛畏狄之彊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汪氏克寛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胡傳案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於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

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冊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集說啖氏助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襃貶爾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不勝書矣　家氏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城濮之役左傳所謂三罪而民服皆失刑也顛頡祁瞞舟之僑皆在議勲議能之科有罪猶宥而況罪不至死乎晉文執心不弘孤趙諸人濟以深刻每每如此　王氏元杰曰齊孝不能繼桓之業晉襄能紹文之伯傳之累世其故何耶夫國家之盛衰繫乎人才之進退桓公之於管仲權歸一己身没而事業竟衰文公入國之始則能選用孤趙之徒以成伯業傳之子孫奕世而不已則是用人之

道有國家之先務可不鑒乎　李氏廉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葢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命捍王於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葢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葢自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内何所承上何所禀經復畧之勤王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中外之盛衰非繫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列國矣此其與桓公竝稱歟大抵桓文雖竝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

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廻晚歲始會寗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争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通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内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年衛成八年蔡莊十九年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年陳共五年杞桓十年宋成十年秦穆三十三年楚成四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

若何杞子奔齊逄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兾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穀梁　滑國也

集說　胡氏寧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汪氏克寛曰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嘗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季氏本曰秦自三十年秋從晉圍鄭已識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乗便入滑得利而還歸途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諸侯之國矣故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　黄氏正憲曰秦雖繫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有拒虎進狼之意當其與晉

圍鄭背晉而去已有爭雄之心使秦得志於鄭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洩於滑師敗於殽秦兵不敢東下然秦晉讎殺者四五世於是晉力稍衰而楚得以復横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集說吳氏澂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讎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季氏本曰古者諸侯邦交其禮甚簡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至於齊桓漸復反正晉文代興纘修霸業道途聘使無復翩翩翩此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疎猶存古

意也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必邁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殽

杜注在弘農澠池縣西魏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唐改硤石廢崤縣為石濠鎮其北有殽山今崤縣故城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

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

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穀梁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

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劉氏敞曰其謂之秦何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
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
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也　王氏沿曰書敗秦于殽
若晉人敗狄于箕之類也秦伯不納蹇叔之言卒敗
於殽三師被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者
也　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秦為
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
姜戎亦然　張氏洽曰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
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胡氏從之也　家氏
鉉翁曰秦戍鄭乃因戍襲鄭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
滑晉君臣聞其將不利於已出師邀之敗于殽三帥
皆獲春秋惡秦之用詐責秦重於責晉或曰殽之敗
秦與城濮邲楚同乎曰不同也城濮之戰功在天下
者也殽之戰功在其國者也晉文死而秦伯襲鄭蓋
乘晉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侯其不專為鄭滑明矣使

晉君臣稍不自彊秦將覲兵中原遂其欲霸之心幸而文公有子發兵扼而北之秦亦疲敝晉得以世其霸業是雖一國之功不得與城濮同日而語然亦庶幾幹父承考者矣齊桓身死名滅無子也晉文餘威行乎區夏付託得人也論者曰文公受秦穆大惠其嗣遽興師薄人於險非春秋所與其實秦晉之隙兆於合兵圍鄭之日至是晉文身死未寒秦忽襲鄭滅滑晉襄苟置而不問不為亡親事楚之齊孝則為束手就執之宋襄謂之師出無名薄人於險不可也又曰金革變禮憂在宗社墨而即戎未傷於孝晉襄禦秦身不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豈小小利害之比乎

案殽之戰左氏載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為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於杞子則責晉蓋與秦等其於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晉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而從

子犯之請則秦已當擊矣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不弔也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即戎為不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徐淮竝興魯公凶服命師費誓一篇列於周書夫豈不義而聖人取之乎或謂魯拒門庭之寇晉徼鄰國之利不可以竝論此又不考之甚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殽今河南府陝州滑固近晉而殽則晉境也晉為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以視東郊不啓亦復何異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為子孫之謀而反斥為忘親可乎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晉而圖東諸侯是敗楚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亞於城濮而顧重訾之必欲晉襄牽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為善釋殯而戰是亦有罪焉爾諱而稱人若

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公穀二家責晉固非而罪秦亦未當蓋秦伯之罪在於用詐襲遠違諫棄師而必以為亂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則過矣今故去胡傳而公穀首末數語皆無取焉程子以書人為衆辭謂秦為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也亦然此與陸說又異然亦不以書人為罪晉也故竝存之

癸巳葬晉文公

集說高氏閌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季氏本曰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謚為文非禮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集說吳氏澂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閒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閒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擯是為可罪焉爾　李氏本曰晉霸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為不足畏也故文公未沒而侵齊今又乘晉喪而侵之無忌憚甚矣寀狄因晉閒輒出侵齊自是秋有箕之敗然後狄師三年不敢輕出乃秦與晉交兵三年四戰由是狄侵齊魯楚滅江六而伯政遂弛則皆秦為之撓也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婁　訾婁邾地當在濟寧州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胡傳 案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彊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巳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集說 薛氏季宣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　張氏洽曰僖公懷升陘之怨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没秦狄内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直書其罪見矣　趙氏鵬飛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

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等為諸侯不屈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家氏鉉翁曰齊桓之没宋楚爭伯魯乗之以伐邾歳至於再今晉文方没秦晉交兵魯又乗之而伐邾歳至於再毎乗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冀杜注晉邑今平陽府河津縣東有冀亭水經注云臼季見郤缺耨處今名如賓鄉是也

集說杜氏預曰郤缺稱人者未為卿　許氏翰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　吳氏澂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代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衞晉文俱不救盖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恵也今晉襄紹伯惟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案箕之役晉侯先軫在焉杜氏預以郤缺未為卿故書晉人豈郤缺實獲白狄子故以郤缺敗狄告於諸侯耶若如陳氏傅良家氏鉉翁謂狄病齊衛晉為盟主而不能救故貶書人則非也狄圍衛衛旋侵狄及狄盟矣狄再侵齊一則曰狄閒晉之有鄭虞一則曰狄因晉喪皆非無故而不救也

冬十月公如齊

集說高氏閌曰公本事齊逮晉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　張氏洽曰比事觀之閒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家氏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李氏廉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唯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

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閒其晉伯絶續之會三强睥睨之秋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集說汪氏克寛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邾滕之交爾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文鄰之常禮命大夫往荅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穀梁小寢非正也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眂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集說楊氏士勛曰傳發此例者以隱公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卒而没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也　劉氏敞曰小寢者何燕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以齊終也薨于小寢非正也　李氏廉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

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夸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遽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奬先代協贊婣鄰以為列國之重乃乞師荊楚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師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師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胡傳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集說　何氏休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

公子遂之應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輕也　孫氏復曰不時也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常燠時則有草木妖　劉氏敞曰九月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　杜氏諤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錄之者因以明天地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戒爾　孫氏覺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斁天過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　許氏翰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

專魯咎徵著矣　黄氏仲炎曰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又曰李梅冬實物反常矣

吴氏澂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徵也

案胡傳既用孔子對哀公隕霜之言又引孔子責宰我論社之語以為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斯言非也春秋垂教萬世人人所當奉若豈必聖人乃可用賢者遂不可用耶蓋失道之對乃法天之常理戰栗之言非立社之本意權不可下移而威不可偏勝道固竝行而不悖也故節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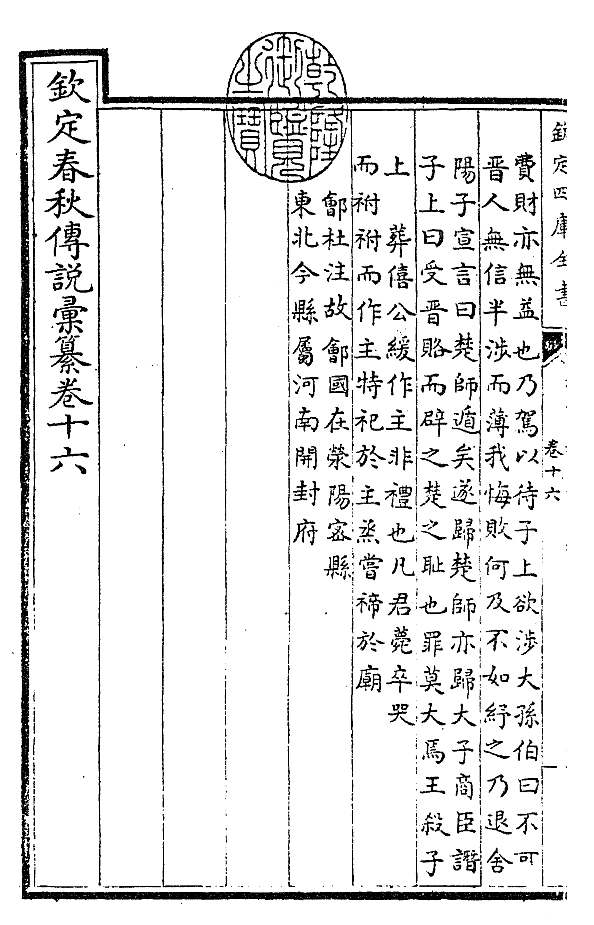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集説卓氏爾康曰許從楚最堅雖晉文霸業方盛而温會翟泉盟皆不能致其來即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嚴氏啓隆曰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邲後復事楚

案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卑師少不必别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附録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髠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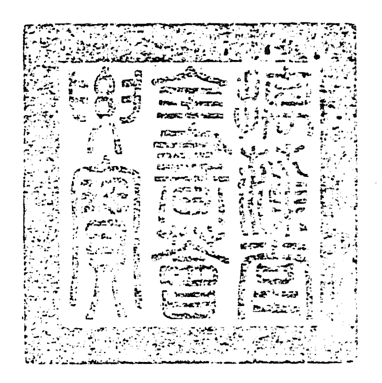


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于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晋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晋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鄀杜注故鄀國在滎陽密縣東北今縣屬河南開封府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